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dramatic painting. In the upper left, a city skyline is shown with several lit buildings against a dark sky. In the foreground, large red flags are prominently displayed, some with white symbols. Silhouettes of many people are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scene, some appearing to march or stand. The overall atmosphere is one of revolution and struggle.

山西革命斗争历史简录

山西省軍区政治部編



山西革命斗争回忆录

第一集

山西省军区政治部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

山西革命斗争回忆录

(一)

山西省軍区政治部 編

告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大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晉出字第2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太原印刷厂印刷

告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 7 $\frac{5}{8}$ 印張·152,000字

一九六二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六二年二月太原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300册

前　　言

山西是較老的革命根据地之一，有着光輝的革命斗争历史。远在1936年2月，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中國工农紅軍，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繼两万五千里长征之后，渡过黄河，东征抗日。蒋介石和閻錫山匪帮派遣大军阻拦，被紅軍消灭一万三千余人。此后，紅軍又回师陝北。1937年8月，紅軍改編为八路軍，再次东渡黄河，开赴晋东北、晋东南等地区，和当地人民群众一起，展开轟轟烈烈的抗日斗争，直到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6月底，国民党发动全国規模的反革命战争后，在山西境內的人民解放軍又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推翻了閻錫山的反动王朝。“山西革命斗争回忆录”所記述的正是这几个时期紅軍、八路軍、解放軍在山西境內活动的片断。

編入回忆录第一輯的二十三篇文章，都是亲身参加过山西地区各个战争时期武装斗争的同志写的，有重大战役、战斗的回忆；有对日寇和蒋介石、閻錫山匪帮阴谋罪恶的揭露；有对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正规军作战的描写；有对军民关系的記述。从书中可以看到革命前輩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为民族解放事业、为实现共产主义的

目 次

渡河东征	上将	蕭 华 (1)
踏雪訪黃河	中將	曹惠玉 (10)
突破“天險防線”	中將	曾國華 (16)
劉志丹同志和我們在一起	裝周玉 (21)	
河東扩紅	肖 鋒 (30)	
忆平型关大捷	上將	楊得志 (40)
雁門关伏击	上將	賀炳炎 (遺作) (50)
晉西事變中的一夜	上校	周玉靖 (58)
麻田轉移	大校	唐万成 (77)
太行山的石雷戰	昆明部隊征文組	(90)
保卫夏收	少將	蔡愛卿 (97)
活捉敵酋鈴木川三郎	昆明部隊征文組	(106)
忆上党战役中的追击战	少將	韓衛民 (116)
轉戰風雪高原	中將	王紫峯 (126)
戰遠城	《臨汾旅》編寫組	(136)
旆揚地道戰	少將	肖新泰 (159)

- 太原在望.....少將 傅 傅 (176)
擲炮射击.....王良才 (188)
太原城上的第一面紅旗.....大尉 王福全 (192)
- 护送少奇同志.....中將 楊秀山 (198)
女教导員.....中將 郭 鵬 (212)
一支話劇游击队.....少校 劉 伍 (223)
党救活了我.....大尉 薛小瑞 (280)

渡 河 東 征

上 將 蕭 华

1936年揭开了中国革命历史上輝煌的一頁。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正处在日本帝国主义蹂躏和灭亡的威胁之下，全中国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人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号召下，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作为这个运动的开路先锋的紅一方面軍，粉碎了蒋介石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后，为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統一战綫政策，推动全国的救亡运动，于2月中旬，开始渡黃河东征。

国民党反动派，对领导抗日救亡的中国共产党，是极端仇視的。統治着山西的老軍閥閻錫山和日本軍閥勾結起来，沿着黃河东岸二十余县，构筑高碉暗堡，妄想把抗日的中國工农紅軍堵挡在黃河以西，不讓我們开赴抗日前綫。

閻錫山太不自量力了。蒋介石上百万的“中央軍”，尙且不能在天险的烏江、金沙江、大渡河挡住紅軍，难道你閻錫山就能在黃河边上頂得住嗎？

2月中旬，虽然是初春了，西北高原上依然冰雪未化。紅軍第一軍團、十五軍團極其隱蔽地來到黃河西岸，在溝口至沙口一線，緊張而秘密地進行渡河準備。從林彪軍團長到突擊隊長，都仔細地研究了渡河口和登陸點。我們站在白雪皚皚的河岸上，望着滔滔的黃河水，恨不得立刻插翅飛過去。

2月20日夜裏，渡河的命令下達了。先遣隊的小船從通向黃河的小川里靜靜悄悄地划向黃河。我們紅二師的第五團，由二十四名同志組成的突擊隊，在三連連長曾國華同志率領下，開始了敵前強渡。沒有月光，沒有星星，夜黑得什麼也看不見。只聽見河水的咆哮聲、冰塊與木船的撞擊聲。突然，對岸發出一陣猛烈的槍聲，衝破了寂靜的黑夜。敵人發覺了。突擊船上的戰士們，加快了划速，互相鼓舞着：“加油！加油！登上岸就是勝利！”

小木船的速度加快了，穿過彈雨，越過驚濤，不管敵人火力多猛，一直向前。紅軍戰士沒有一個人畏懼，受了重傷的，咬緊牙關堅持；受了輕傷的，繼續堅持戰鬥。……

第二天，當太陽升起的時候，各路突擊部隊都上了岸。閻錫山吹噓的固若金湯的河防，被撕裂開几道大口子。紅軍的千軍萬馬，源源不斷地渡向河東。黃河岸上到處是勝利的歌聲：

密雲遮星光，
萬山亂縱橫，
黃河上渡過抗日英雄們；

摩掌擦掌杀气高，
是我們鐵的紅軍……

我軍突破了閻軍的堡壘封鎖綫后，紅一軍團于當日拂曉便佔領了三交鎮，全歼敵一个營；接着乘勝前进，佔領留營鎮。河東老百姓紛紛傳說：“紅軍飛過黃河來了！”

閻錫山壓不住陣腳了，他的河防軍象一群喪家狗，拚命向后逃跑。我軍奮勇追擊。2月25日，紅一軍團在關上村截住了逃敵獨立二旅旅部、第四團的全部和一個炮兵連。

關上村是在一條大川里。頭一天剛下過雪，敵人被堵在這裡，變成了甕中之鱉、籠中之鳥，爬不出、飛不起。紅一師由西北向東南，我們紅二師由南向北，把敵人包圍起來後，天一黑便發起了攻擊。我們二師陣地東南角的山洼里，打得特別激烈。閻錫山自己在太原有兵工廠，他的部隊子彈多，打起來拚命放槍。並以猛烈的炮火掩護，多次企圖突圍。這是我軍過河後遇到的頭一次大仗，戰士們勁頭十足。又善于夜戰，近戰，因此卡住“布袋”口以後，就用的手榴彈狠敲敵人，打到半夜光景，把這股敵人全部歼滅了。

閻錫山的獨二旅，战斗力滿不賴，号称“滿天飛”，過去哪里吃緊，就“飛”到哪里去救急。這一回却沒能“飛”出紅軍的手。同志們說：我們把“滿天飛”打成“滿地滾”了。直到第二天拂曉，還滿山遍野捉俘虜呢！

二

為了保證東征的勝利，關上村戰鬥結束後，紅一軍團在

关上村一帶，略事休整。根據軍團政治部的指示，部队中展开了强有力地行軍作战的政治工作。各級指揮員和政治工作干部，分头下連隊，不断地把东征的战略意义和当前形势講給战士們听，使人人了解行动目的。行軍时，干部都深入連隊，同战士边走邊談形势。那些日子里，特別忙坏了給養員，他們不仅要筹办粮草，还得学习做飯。因为部队刚从南方來，对吃小米、面食还不习惯。饭做不熟，吃了拉肚子。天气寒冷，衣服单薄，預防冻伤也是比較棘手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發揮了骨干作用，吃苦在先，享乐在后；依靠着党的坚强政治工作，战胜了各种困难。

敌人阻止我軍于吕梁山以西的企图，經关上村一战破产了。3月初，我軍繼續东进至兌久峪一帶后，逼近了同蒲路。閻錫山看到紅軍全部渡过了黃河，自知难以抵挡：一面加强太原的防守，发急电要求蒋介石支援；一面调动驻守介休、孝义的部队向兌久峪兼程前进。我們估計敌人不过四、五个团，便决定把它誘进来聚而歼灭。一軍團和十五軍團摆好陣式，把敌人放进了兌久峪。

3月10日清晨七点钟，我軍发起了攻击。开始打得比較順利，但突破敌人的第一線后，却遇到了强有力的抵抗。敌人利用山邊的窑洞固守，集中炮火向我軍轟击，炮火之猛，是五次反“围剿”以后少見的。我們占領的山头，黃土全被翻了过来。我和刘亚樓师長隨先头部队指揮作战，刚跳下一个土坎子，我突然身不由己地倒了下去，覺得褲脚里湿漉漉的，低头一看，血已流到脚面上。这才发觉左腿受了伤。醫

卫員把我背到一个洼地里，这时看到四师的部队正繼二师之后向前挺进。

从日出到日落，两軍一直处在对峙状态。在战斗过程中才查明，原来敌人投进来的不是四、五个团，而是三个步兵师，一个炮兵旅，共十四个团的兵力。我軍刚刚过河，沒有根据地，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地形又不利，要一口吃掉这么多敌人，是很困难的。毛主席当机立断，命令撤出了战斗。这一仗毙伤俘敌約两个团，給了閻錫山精銳部队一个严重打击。

閻錫山吃了几次苦头，不敢冒然进攻了，为了保住他的地盤，組織“防共保卫团”、“公道团”配合主力沿汾河和同蒲路严密設防，阻止我軍繼續东进；与此同时，又再三催促蒋介石火速发兵山西。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毛主席决定：一軍团与十五軍团分头南下北上，使敌人首尾難顧，以利我軍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工作。

紅十五軍团揮师北上，于3月中旬逼近了太原附近。先头騎兵連并一度占領了距太原仅有几十里的晋祠。閻錫山一看紅軍到了他的老窝，极度恐慌。急調其主力十多个团，尾隨紅十五軍团追趕。紅十五軍团帶着他們，从晋中一直跑到晋西北。路經嵐县、兴县等地，并在白文鎮与刘志丹同志率領渡河的紅三十八軍会师。达到調动敌人目的后，又回师南下。并在运动中歼灭了敌人近两个步兵团和两个炮兵連。

敌人对于紅軍既打不上、又放不下，只有疲于奔命，跟着轉圈，这时晋南便空虛了，敌人留下的少数部队，只能固

守一些城镇，不敢轻举妄动。于是红一军团乘虚突破敌之汾河堡垒线，沿同蒲路东侧南下，围困霍县、赵城、洪洞、临汾、浮山，并攻克了襄陵和侯马镇。

山西人民在阎锡山长期盘剥下，生活极为困苦，农民迫切要求实现土地革命，当时党的工作方针，便把发动人民抗日和土地革命结合起来：一方面没收汉奸、卖国贼和恶霸地主的土地财产，分配给穷苦群众；一方面普遍发动群众，成立抗日救亡组织。红军每个连队，都组织了工作队，人人做宣传员，挨家挨户去宣传，张贴抗日先锋军布告，召开群众大会。各级政治机关还组织了一些说书的、唱戏的、搞音乐的、办小报的人，发给他们宣传提纲，要这些人进行抗日宣传。当时宣传的主要内容：奋起抗日，反对卖国，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揭露阎锡山勾结日寇进攻红军的罪行。

为扩大抗日力量，我军大力展开了“扩红”运动。经过宣传教育后，汾河平原上掀起了参加红军的高潮。父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青年人络绎不绝地跑到“报名处”报名。已经来了的，亲眼看到红军纪律严明、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更加热爱红军，有的便又回去宣传，一串十、十串百，亲戚朋友相约而来。许多青年学生，也毅然离开学校报名当红军。只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军扩大了七千人。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长征到陕北后，红军减员的数目很大，有些部队只剩下空架子了，有些连长下放当班长。打仗缴来的枪都请人扛。现在七千名新战士涌进部队，队伍一下扩大起来。

东征的胜利，完全证明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所提出的社发

展中求巩固的方針的正確。

三

閻錫山在山西几十年閉關自守，連鐵路也是窄軌，不論蔣介石和其他軍閥，誰也進不來。現在他的統治搖搖欲墜，只得再次請蔣介石派兵。蔣介石得此良機，4月中旬，派了十個師分兩路來了。一路五個師自潼關北上入山西；一路五個師自正太路西進。閻錫山有了蔣介石壯膽，也派了五個師兩個旅由晉中向南壓下來。這時，駐守黃河以西陝西境內的國民黨軍，也企圖沿黃河北上，封鎖黃河渡口。敵人的企圖，要迫使我軍背水應戰，进而聚歼我軍于晉西的隰縣、石樓地區。

紅軍既然在東征中壯大了自己，又達到了調動陝北閻軍回山西的目的，為了保存抗日力量，避免與優勢的敵人決戰，党中央和毛主席決定紅軍回師西渡。

紅二師由臨汾附近向西轉移，撤到清水關附近，負責掩護軍團部和一、四師渡黃河。一、四師西渡前，在吉縣又打了一仗，斬敵八百余名。

4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們在清水關以東二十里的一座山上的小廟里，見到了毛主席。這時紅軍主力大部分已渡過了黃河，而主席還帶着電台和一支小部隊留在河東。情況異常嚴重。敵人二十萬大兵，正從東、南、北三面壓過來。隆隆的炮聲越響越近了。大家都耽心主席的安全，請主席快些

过河去。主席却沉靜地笑着說：“不要緊，來得及！”說着又繼續工作。

我們伟大的領袖毛主席，在緊要的关头，那种堅毅、沉着、当机立断的气質，是我們永远难忘的。哪里最困难，哪里最危急，他时常出現在哪里。記得長征途中打腊子口的时候，毛主席就在离腊子口很近的地方指揮我們；夺下腊子口后，我們追歼逃敌，一口气夜行軍七十多里，部队有些伤亡，也十分疲劳，有人想就地休息一下，毛主席和林彪军团长来了，鼓励大家再鼓一把勁，赶到岷县去包围敌人，掩护后续部队前进。战士們看到主席，忘記了疲劳，一跃而起，連跑帶跳地向前奔去。直罗鎮战役时，大清早部队正要发起攻击，毛主席到了我們师的进攻出发地，那正是11月的寒天，白軍都穿上了老羊皮袄，我們还穿着单衣呢！毛主席亲自查看了战士們的战斗准备，鼓舞战士們說：“同志們，天气冷了，我們还没有棉衣，今天要找敌人‘借’点衣服穿！”同志們受到主席的鼓励，把寒冷忘了。有主席在身旁，我們就象靠着一团火，感到溫暖，感到全身充滿着力量。現在，主席又出現在我們面前了，正在渡河的战士，慌乱的沉着了；勇敢的更加勇敢起来。

在毛主席亲自指揮下，渡口虽然只有几只木船，部队的秩序依然有条不紊。当毛主席随同最后一批掩护部队渡过河后，敌人的炮弹便从东岸飞了过来。同志們笑着說：“听，敌人給咱们送行来了！”这时候，敌人二十万大军压在河岸上；他們望着滔滔的黄河只好隔河兴叹了！

胜利的东征結束了。在七十五天中，我軍歼敌万余人，
大大地壮大了自己。閻錫山在山西的統治被打亂了；紅軍在
山西广大农村播下了种子，抗日的烽火在閻錫山的脚下燃燒
起來。

踏雪訪黃河

中將 曾思玉

直羅鎮战斗以后，紅一軍團部隊，住在延川甘谷驛附近地區休整。

12月中旬的一天，軍團左權參謀長把我叫了去，命令我帶騎兵偵察連一個手槍班，護送林彪軍團長去瓦窯堡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交代完任務，左參謀長又說：“走的時候記着，把清澗、延川、延長一帶的 地圖帶上。”

听了左參謀長最後這句話，我不由得暗暗高興。根據我在軍團司令部工作的體驗，我了解到林軍團長指揮的特點是認真、細致；在战斗的緊要關頭他總是亲自出馬指揮；在戰前，他更特別重視指揮員親身實地調查研究。他常常這樣要求每一個指揮員：腳杆子要勤——多跑、多看，不要怕疲勞；嘴已要勤——多問、多調查，不要怕麻煩，他自己也正是這樣做的。每當到達一個新的地區，他總是到住地周圍看看，找老乡扯扯。常常有這樣的事：有些敵情、地形和民情風俗，我們這些專作偵察工作的還不知道，他早知道了；在我們匯報時，他插上兩句話，修正和補充些情況，弄得我們大吃一驚。至于有什么大的行動，那就更不要說了。不久以

前的直罗镇战斗，我就曾跟随他去作过实地侦察的。这次去开会，还要带上这么多地图，沒問題，一定要有什么行动了。

果然不錯。就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确定了联合一切爱国人民，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軍，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战綫，以抵抗日寇侵略、挽救祖国危亡的政策方針。党中央为了推动全国人民武装抗日，粉碎反动派的“围剿”，决定把陕北地区的紅軍組成中国人民抗日先鋒軍，东渡黄河，准备开上冀察前綫去，作全国人民抗日的先鋒。

当然，这个情况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瓦窑堡會議結束后，林彪軍团长只是向我明确了这样一个具体任务：到清澗、延长附近去，侦察黄河两岸的地形。

我們一行十几个人乘馬向清澗、河口方向进发。第一天走了一百多里，到达了一个区苏維埃政府住地。在这里向政府的干部进行了地志的調查。軍团长还特地要了一份县志地图，这也是他的习惯，他喜欢把县志地图和軍用地图对照起来看，因为县志地图比普通軍用地图詳細、准确。第二天晚上冒雪到达了河口附近地区，在离河十几里路的一个小村子住下来，决定明天吃过早饭以后，就到河边去。

当天晚上又下起了大雪。已是深夜了，我检查过警戒，看見軍团长的窑洞里还有灯光，就悄悄地走进去。軍团长还没有休息，只見炕上滿鋪着几幅拼起来的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他坐在炕头上，双手按着地图，正聚精会神地看着、思索着。发觉我进去，他微笑着問我：“天这么晚了怎么还不休息？他們都睡了嗎？”听口气，倒象該休息的是我們，而